

唐宋十大名人讀

呂東萊

韓昌黎

王臨川

曾南豐

柳柳州

歐陽修

蘇老泉

黃山谷

蘇東坡

司馬文正公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歐陽修尺牘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收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陽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

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二三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失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維執事恩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張棐秀才第一書

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贊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游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闕謁者以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耶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耶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耶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資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閒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又以及予

夫以無資者，常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慚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斐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賜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猶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閱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分殺峻宄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復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己前，世所謂務言高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

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爲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卽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已，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職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旣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閎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旣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耶？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耶？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

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與石推官第二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卽有云，而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棋，剡革爲翰，亦皆有法焉。而

祝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毋彳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飲食酒扈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比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書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

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待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沒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先亦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泊上呂相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皋夔益稷之徒者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興也有方叔邵虎申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之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况得生

出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圉，執鞭朴，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遠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耶。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下，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勤楊氏，不爲無恩矣。某不肖，莫能繼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闥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著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耶。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親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繁乎治亂之說，未易談。况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間足下之賢否。面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旣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諫司，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

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耶。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卽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維幸察，不宣。

與謝景山書

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與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愈又能恬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斯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

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

與刁景純學士書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惶，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耶？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游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智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不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一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疏，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旣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尙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修啓。邇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橫斥，永陸奔走，顛危困踣，策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

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敝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皆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耶？然則字畫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道，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竊爲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答宋咸書

修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傳者之爲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謬，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辟命書

修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卽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

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况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尤爲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况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儒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尙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樂佚也。幸察。

答李翊書

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爲善辨，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

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子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子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與？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愈子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

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吾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荊南樂秀才書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贊。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耶。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競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說於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以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資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敕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旣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旣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吳充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霽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佷佷，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此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謨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橫縱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霽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

上杜中丞書

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